

这个时候,温情的问候,真诚的理解,包容、接纳或许才是更适合的方式。因为,人生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,日子还得过。且看——



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村子的中央,有一棵古樟,张开的树冠足有半亩地大。曾经是村民纳凉、聚会、孩子游玩的集中地,人气很旺。不知从何时起,这里能走的都出去打工了,坚守的只有一些老人和儿童。许多院落人去楼空,就是白里也冷清得吓人。

她是从小嫁到这个村的。这个地方自然条件恶劣,常年缺水,人均地少,出产少。婆婆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公公婆婆疾病缠身,是常年“药罐子”。三间土砖房风雨飘摇,家徒四壁。随着她一双儿女的先后降临,家境更为窘迫。好在她丈夫在外打工,当上了一个小包工头,日子勉强还可以支撑下去。她悉心照顾老人,抚育好子女,还种田种菜,养了一大群鸡。虽然辛苦,但心里还是踏实的。相信这一切总会过去,现在吃点苦不要紧,就是要把儿女培养好,有出息。

有希望的日子过起来滋润,就是那古樟树在春天总是绽放新叶。转眼间,到了儿子上学、女儿上幼儿园的年纪。儿女是她最爱,最大的希望。这兄妹俩懂事、听话,给贫穷的日子带来不少欢乐和安慰。

这是石漠化的山区,只要太阳一出来,紫外线特别强,而地面因为全是裸露的岩石,温度瞬间上升,就是个火炉。而天久旱无雨,闷热异常,连古樟树的树荫下也高温逼人。山区的农村,也不知道空调为何物,有一台能转动的电风扇就算难得。而且,这个地方经常是“点着油灯

相互交融碰撞,能让思维清晰的人从中得到更接近本质或更为正确的答案,从而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和决断。且看——



你是否了解别人,就如了解自己一样,其实自己也难以真正了解自己。你是否不持立场,是否不受自我喜好情绪的影响,客观公正地评论他人。评论他人之

活出真实的自己,不偏不倚,不做伪君子,也不当真小人。且看——

我最喜欢看川剧中的变脸、扯脸和擦暴眼,随着一张张脸的变化,心也跟着波澜起伏。剧中把人物的内心和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,把不可见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、可感的具体形象。戏中有红脸、黑脸、白脸、花脸,生活里有善良、正直、丑恶、伪君子,我们所看到的脸哪一张又才是真实的?自己又是用哪一张脸在生活?看似风光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多少辛酸和无奈,看

交电费”,那电说来就来,说停就停,像“打摆子”。而且,因为负荷重,那百瓦电灯就如同点蜡烛,电风扇页转得像老牛拉破车,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。

古樟树旁有口大塘,村里人洗衣洗菜用水都在这里。当然,也是孩子们嬉水游泳的唯一去处。在这个火热的夏日里,自然是孩子们的天堂。但是这口塘水深,而且中间还有几个深坑,游泳并不安全。曾经就有人被水淹死,大人经常以这塘里有“落水鬼”来恐吓小孩,讲得阴森恐怖让小孩子当时听了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,事后又都忘记了。如何管住小孩下塘,是大人的心病。如今这孩子哪一个不是宝贝疙瘩?哪一个不看得很重?

一大早,太阳就火辣辣地挂在天空。家里已经几天没吃猪肉了,她跟婆婆说好,要到集镇上去买点肉,顺便也给儿子买汗衫。她告诉儿子要和妹妹呆在家里,不要去水塘洗澡。听说要买肉买菜,孩子们高兴得直跳。她放心地去了,说中午饭前就回来。

夏天的集市起得早,散得也早。她赶到时,赶集的人也是稀稀落落。她买了一大块五花肉,又在摊担上买了几件便宜的汗衫、短裤。看到别人啃着大块的冰糕,她尽管喉咙干得冒烟,也忍住没花出这个钱。紧走慢赶,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赶到村口。那古樟树绿茵一片,树下少见地聚着一堆人,一个个慌慌张张。她感到那里不对劲,飞步走近,发现地上好像用白布盖着一个人。旁边分别有两人搀扶着自己的公公婆婆。有人看见她的到来,几个有力气的女人将她一把抱住,硬不让她靠近。原来是她的儿子在她出门后,被邻家的小伙伴拉着一起去水塘游泳,才下水就掉进了深坑。闻讯赶来的人将孩子找到的时候,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她不要命地掀开白布,看到孩子苍白的脸,一下子晕倒在地。

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无法面对。她无法原谅自己,没有管住儿子。更无法面对丈夫。丈夫在外打拼,为的是这个家,

时,是否了解背后更深层的原因?

即使你以为都知道,以为大部分的情况都能够了解。但是,你还需要具备客观理性评论一个人的见识和思想力。所以,不要轻易地评论人,不要轻易对他人定下你所谓的结论,也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评价。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,尤其不要轻信一些喜欢搬弄是非之人。

而对于一些社会事物或现象,则可多作关注与评论。因为社会之中,本存有诸多的问题和缺陷,有许多不明的事物,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认识和发现、修正和完善。对于

似幸福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苦不堪言,看似坚强背后心中却藏着一丝懦弱。在夜深人静时,不妨给自己变一次脸,扯下你那本不属于自己的面孔,活一回真实的自己。

每到星期天,一些川剧戏迷们便聚集在一起,自演自唱过一把戏瘾。此时台上正在上演《水漫金山》,紫金铤钵与白蛇打得难分难解。剧情发展到高潮,紫金铤钵的脸瞬间出现红、蓝、白、绿等各种颜色,刻画出了紫金铤钵心中的喜、怒、哀、乐。他们在台

“老婆,我爱你”

新 功

还有他的儿女。好好的儿子莫名其妙说没了就没了,怎么交待。她也知道丈夫的脾气,怎么处罚也不过分。一夜间,她白了不少头发,人也完全变了形,内疚、担心、痛苦的日子每一秒钟都如此漫长。

门口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声,是她的丈夫闻讯急忙赶回的。见到儿子僵硬的尸体,他脸部被巨大的痛苦扭曲,却没流下半点眼泪。她已经作好了承受一切的思想准备,默默地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,连眼皮都不敢抬一下。近了,丈夫走近,双拳捏得铁紧,她以为一拳就会把她打扁,心想这也是罪有应得,或许是一种救赎,甚至作好了离婚的准备。却见他拳头慢慢松开,一把搂过妻子号啕大哭。男人一哭,就像洪水冲破了堤防,惊天动地。然后,在妻子背上轻轻拍了拍,沙哑地说:“老婆,我爱你。”

这回到她新一轮的大哭了,边哭边诉:“我的儿呀,娘对不起你。”“老公,你杀了我吧!”内心的愧疚和感动化作了眼泪的倾盆大雨。

遇到这种事,尤其在农村,丈夫对妻子怎么处罚也没有人敢说什么。打骂或者离婚,妻子都要接受。只是,如果想到妻子同样也是孩子的母亲,孩子出事她也承受的痛苦并不会比别人少。如果把责任过失全部推给她,甚至惩罚,不仅改变不了结果,还给她伤口上撒盐。这个时候,温情的问候,真诚的理解,包容、接纳或许才是更适合的方式。因为,人生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,日子还得过。

妻子的感动不只是一瞬间,她才会明白以往的付出是值得的。为自己的这个男人付出,是永远的、自愿的,今后不管有多艰难多坎坷,她会义无反顾、无怨无悔。

有时幸福的感受就在于那份理解、那些宽容。

无疑,这位丈夫的选择是明智的。



扫一扫!新功在这里

【心语杂谈】

评人不如评事

王重希

社会事物的评论,也是一种发现问题和修正缺陷的方式,不同的视角、不同的观点兼而有之。相互交融碰撞,能让思维清晰的人从中得到更接近本质或更为正确的答案,从而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和决断。

有些人喜欢评论人,喜欢人后论长道短,似乎以为自己都懂得都是对的,他人却是满身的毛病。说话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,但是,只是对他人论长道短,却意识不到自我意识行为存在的问题,则往往歪曲、往往混淆、往往片面。论人之时,当先照照镜子。

戏里戏外

王中平

上尽情地演,我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看。这一次心并没有随着剧情的变化而起伏,反倒出奇地安静,我想这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,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。

戏还在继续上演,小生、须生、旦、花脸、丑角轮番上场,谁也不可能是这场戏里永远的主角,好戏也有落幕的时候。自己的生活自己过,并不是活给别人看;活出真实的自己,不偏不倚,不做伪君子,也不当真小人,生活才会一片光明!

在那尽头,是否时光可以倒流,走在青石板路上,挑着两捆柴草,对世界一脸懵懂的少年依然是我。且看——

未知的欢喜与哀愁

周 游

小时候,看见一缕缕阳光从家门口东南方的山顶上漫过来,就想,山那边是个什么样子,有一条曲曲的江从山脚下流过去吗?

考进大学的那一个暑假,我照例在家里准备参加“双抢”。念书如和尚念经,人生没有目标,如漂流在江上的无舵船,不知所始所终,因此父母对我是有期待而又很无奈的。父亲说,崽崽,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,你发狠读书,我砸锅卖铁也舍得。显然,结果是父亲的锅也没有砸,他的儿子在学校把光阴很随意地丢弃在路旁。忽一日晌午时分,赶集回来的堂哥大声对我说,世忠崽,你考取了。我木了一下,忽然心里诚惶诚恐的,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。我也不晓得当时父亲的表情,现在也无法晓得了。每年的清明,我们兄弟静默在他的坟前,看青烟一团团绕过树梢。或许,他一生的许多梦想,就如这青烟,消散就消散了。

父亲是个木匠,为儿子念大学有个新气象,他赶做了一口樟木箱。害怕土气,箱体涂了一层厚厚的黄漆。父亲说,崽崽,落雪落雨,咯箱子经得凿。

父亲过世,是正月初四,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他喝了一点小酒,然后脑溢血走了。装着他的“箱子”也是赶做的,外面涂着厚厚的黑漆,像岁月留下的沉渣。也许,落雪,一朵一朵飘过青山的寂寞;落雨,一滴一滴洗刷四季的肥瘦,他感觉出了。

大学毕业那年,我得了一个“铁饭碗”,被分配到同城的一所远郊中学做语文教师。

学校便是在一条曲曲的江边。站在教学楼的三楼,偶尔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沙洲白鹭飞栖。也有小船,顺流而下,为平静的江面换来些许的喧嚣。那时就想,如果沿着这条河一直走一直走,是否河的尽头就是世界的尽头。在那尽头,是否时光可以倒流,走在青石板路上,挑着两捆柴草,对世界一脸懵懂的少年依然是我。

时光自然像春天的笋长成了秋天的竹,再也不能恢复原本的形状。当你走过,生命的履痕,再也无法修改,只能轻轻抹去。

期间,有一位朱姓的很善良的政治教师,也是我们的朋友,因为家庭原因,饮食无节,得了胰腺肿瘤,四十多岁,悄然故去了。

住院期间,我们去看他,他已经不能言语。握他的手,他的嘴微微颤抖,一行清泪,从眼角滑出,犹如曲终前悲伤无助且无力的音符。

多数时候,未知,仿佛一道彩虹,雨和阳光交织总是短暂,于是这美丽的弧线才更为世人赞叹和珍视。

十年后,我离开学校,谋得一份做公务的职业,在高高矮矮的楼里穿梭。偶尔,会在夜间爬上城市最高的楼,俯瞰万家灯火。有的时候,天上的星光,人间的灯火,上下天光,如开放的野菊花,密密匝匝,星星点点,装饰这座不尽完美却很真实的城市。

期间,一年的秋季,分别三十七年的高中同学又聚拢来,如燕归巢。在三十七年前的那个红与黑涂满夜空的夏天,匆匆一别,各奔前程。而三十七年后的这个秋天,注定有相见不相识的慨叹,注定有道“天凉好个秋”,注定有风霜刀剑刻在两鬓之间。

老去何尝不是一种幸运,稻穗弯腰的时候才金黄。虽然仍然未知,却能享受未知的从容,抛却人世间的许多欢喜与哀愁。